128

7·4·72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Kuei, Yu-kuang
2698 Kuei Chên-ch'uan chi
K84
1682
v. 3-4

East Asia

#128
3-4
3

LIBRARY
APR 12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K84
1682
v. 3-4

歸震川集卷之五

崑山歸有光熙甫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記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于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

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横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間過之延實爲具飲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飲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嘗

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即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夏鍾曰澹宕容與純得歐陽永叔之神不特感慨生情已也見持樓題尤佳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爲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

十年沔州陳先生爲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爲公所知
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繇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
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
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庭遙
見相呼問姓名甚懽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
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
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爲
花圃中爲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葢取陶靖節悠然見
南山之語以爲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擕之登
閣遠覽而沔去江南諸峰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

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雨清淨無雲與玉叔凭闌忽見諸峰湧出樓觀層疊崢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歲華亭海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叅所未聞而史稱衛州城旣從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圖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

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爲之記云。

夏鍾曰讀此記益想陶詩悠然見南山之奇

眞義堂記

崑山治之西、有地名眞義、其水曰眞義浦、其里曰眞義村、太湖之水。遶郡城婁門東出。經崑山入海。自昔湖瀼相連。茫然巨浸。疑古之所謂三江五湖。或有在於此者。其後通漕築塘。水跡之非其故久矣。眞義在今所謂致和塘上、今之塘。蓋即古之江也。其浦則自巴城湖南來。並其村之東而南入於塘。巴城以西有

包湖傀儡蕩鰻鱺湖諸湖相灌輸或束或放乍大乍小而陽城湖最大從西北望之水與天際眞澤國也世傳梁天監時於此置信義縣而後人失傳遂以信爲眞或謂天監所置即眞義以眞爲信蓋爲宋昭陵諱也前元時其地爲金粟道人所居極一時園池臺榭之盛四方名士如張翥柯九思楊維禎李孝光皆館於其家號爲玉山佳處予嘗訪其遺趾求所謂碧梧翠竹蓬萊百花之坊館不可得而見未嘗不慨想其人又歎其高標絕俗如冥冥飛鴻而猶不免自捨擊於世俗也予之外高祖太常卿夏公嘗求顧氏之

處○買田築室焉○然公日居城中○歲時一至而已○最後魏氏○復盛於此○其田廬童僕○未知與往時顧仲瑛何如也○而余從舅恭簡公○講明河洛之學○海內之士○往往來聚星溪之上○吾舅光祿典簿東溪先生、能將順其兄之志○以慈孝愷悌稱於鄉里○故眞義雖村落小聚而名聞四方○嘉靖甲辰○舅氏分析諸子、而仲子濬南、築新居於故宅之南○而名其堂曰眞義○舅父母嘗往來過諸子家○就其養○未幾二親繼謝○尋以倭寇侵掠內地○時湖上烟火不絕○獨濬甫之堂無燬○於是尚僦居城中○欲俟寇平將還其舊○而旦暮西顧○未能忘

此因求予作堂記。予故詳其里居以補圖志之所未載。又爲稱述其里中故事。著魏氏之所以興。濟甫遂太學。屢試不第。然其爲人循禮法。能守恭簡公之家教。二子方學進士業。不日有騰騫之望。濟甫年甫四十有六、而二孫皆已勝衣、能趨拜、可知其後之繁衍昌大。而吾外舅厚德之報。未有涯也。

夏鍾曰眞義之地必眞義之人居之所謂人地相得而益彰也弔古憶今不勝慨慕之思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

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爲桓温所譏文簡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况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傅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

吝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遠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已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穎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

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葢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槩於中也已

夏鍾曰拈出遂初之志爲當世士大夫說法熱鬧塲中一服淸凉散也

容春堂記

兵溪先生爲令淸漳之上與監郡者不合例得移官即拂衣以歸占園田於縣之西小虞浦去縣治二里所葢自太湖東吳淞江蜿蜒入海江之南北散爲諸浦如百足而小虞浦最近縣乘舟往來一日可數十

[illegible]圃有堂啓北牖則馬鞍山如在簷際間植四時之花木而戶外清水綠疇如畫故先生名其堂曰容春自謂春於天地之間雖陰山雪嶺幽崖寒谷無所不之而獨若此堂可以容之者誠以四時之景物山水之名勝必於寬閒寂寞之地而金馬玉堂紫扉黃閣不能兼而有也昔孔子與其門人講道於沂水之濱當春之時相與鼓瑟而歌悠然自適天下之樂無以易於此夫子使二三子言志迺皆舍目前之近而馳心於冠冕佩玉之間曾點獨能當此時而道此景故夫子喟然嘆之蓋以春者衆人之所同而能知之者

惟點也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淵明可以語此矣先生屬余爲堂記因遂書之

夏鍾曰公於兵溪世契又同年也而宦途落落故爲此記自云有感於出處之際其旨深矣

可齋記

余友陳敦書爲屋於郡城之隅而扁之曰可齋嘉靖四十一年春敦書與余同試春官數來過余命之爲齋記念昔與敦書同舉於鄉考官張文隱公以孔子命題余一時之論殆未能盡嘗欲爲敦書質之孟子曰孔子聖之時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者也孟子所謂可者言孔子因時應變而不滯云耳聖賢之於天下非能爲一定之迹遭時之所宜而亦不容不異孔子之聖於春秋之世亦必有以自處者非謂仕止久速泛無所適而特任其所之余謂孔子旣出而不隱則可以仕可以久者孔子之心特其不可以仕不得已而止不可以久不得已而速耳速與止非孔子之心孔子所自處者仕與久也故自謂異于逸民而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乃聖人出而應世與物委蛇之道非謂其不可而隱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自堯舜三代聖人

無不在位者。孔子之自待可知矣。要之伯夷伊尹柳下惠此三子者。伊尹於孔子為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自亳入夏。旣醜有夏。復歸於亳。孔子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十四年而反魯。其任天下何以異哉。但世無成湯。則伊尹必不能如孔子之出。此其所以不及孔子者。孔子蓋自以文王之文在茲。有不容已。而自大賢以下。若曾閔之徒。則固未嘗使之仕也。其於逸民亦無譏焉。嗚呼。士生于後世。苟非聖人則可與不可之間。宜知所審矣。敦書以予言有發論語孟子之義。請書以覽觀焉

夏鍾日發明聖人心
事可補註疏所未及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衙、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爲深遠清閟、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戸外無履跡、獨一卒衣皂衣、承迎左右、爲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爲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饘粥、養妻子常不給、爲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爲耐辱、久

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朞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爲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既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爲道至於爲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爲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爲抱關擊柝葢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葢爲貧與爲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爲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爲淸高雖然求爲淸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爲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

可也、楊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于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夏鍾曰、賢不肖之相去、只爭耐不耐之間耳、三耐中爲爲難、久亦不易、賢人而在下位、皆有感于斯篇、

櫟全軒記

餘峰先生隱居安亭江上、於其居之北、構屋三楹、扁之曰櫟全軒、君爲人坦夷、任性自適、不爲周防於人、意之所至、人或不謂爲然、君亦不以屑意、以故人無貴賤、皆樂與之處、然亦用是不諧於世、君年二十餘舉進士、居郎署、不十年爲兩司、是時兩司官惟君最

少君又施施然不肯承迎人人有傾之者竟以是罷去會予亦來安亭江上所居隔一水時與君會君不喜飲酒然會即談論竟日或至夜分不去即至他所亦然其與人無畛域懽然而情意常有餘如此也君好山水為郎時奉使荆湖日登黃鶴樓賦詩飲酒其在東藩謁孔林登岱宗觀滄海日出之處及歸則慕陶峴之為人扁舟五湖間人或訪君君常不在家去歲如越泛西湖過錢塘江登子陵釣臺遊齊雲巖將陟黃山歷九華興盡而返一日邀予坐軒中劇論世事自言少登朝著官貲視同時諸人頗為夌躐一旦

見紬意亦不自釋回首當時事今十餘年矣處靜以觀動居逸以窺勞而後知今之爲得也天下之人孰不自謂爲才故用之而不知止夫惟不知其止是以至於窮漢黨錮唐白馬之禍駢首就戮者何可勝數也二十四友八司馬十六子之徒夫孰非一世之才也李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曜日月天下奔走而慕艷之事移時易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聽華亭之鶴唳豈可得哉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信達生之至論而吾之所託焉者也予聞而歎息以爲知道之言雖然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楩

梓豫章也則楩梓豫章才而櫟不才矣世所用櫟也則櫟才而楩梓豫章不才矣君固清廟明堂之所取而匠石之所睥睨也而爲櫟社君其有以自幸也夫其亦可慨也夫

夏鍾日人知才之爲累而不知才不才之無常說到此才人益爲短氣矣

悠然亭記

余外家世居吳淞江南千墩浦上表兄澱山公自田野登朝宦遊二十餘年歸始僦居縣城嘉靖三十年定卜于馬鞍山之陽婁水之陰憶余少時嘗在外家蓋去縣三十里遙望山頹然如積灰而烟雲杳靄在

有無之間今公於此山日親高樓曲檻几席戶牖常
見之又于屋後構小圃作亭其中取靖節悠然見南
山之語以爲名靖節之詩類非晋宋雕繪者之所爲
而悠然之意每見于言外不獨一時之所適而中無
留滯見天壤間物何往而不自得余嘗以爲悠然者
實與道俱謂靖節不知道不可也公負傑特有爲之
才所至官多著聲績而爲妬媢者所不容然至今朝
廷論人才有用者必推公公殆未能以忘于世而公
之所以自忘者如此靖節世遠吾無從而問也吾將
從公問所以悠然者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

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靖節不得而言之公烏得而言之哉公行天下嘗登泰山覽鄒嶧歷嵩少間涉兩海入閩越之隩阻茲山何啻泰山之礨石顧所以悠然者特寄于此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予獲侍斯亭而僭為之記

夏鍾曰孤情遠韻可與陶公詩並傳

臥石亭記

余聞四十年前大末之人有來為吾縣者曰方榮陵先生崇陵海內之士遊何李諸人間以詩文名其為

縣令風流文雅。有惠愛于人。至今人思之。嘉靖某年徐君以遐貢、自大學上舍調爲縣主簿、則大末之人也。君一見而問棠陵。庶幾吾民其有望耶。君搆亭於齋之隙。扁以臥石。曰吾少時喪吾親。嘗廬墓。墓在浮石山。今宦遊于此。雖吳越比壤。杳然松楸。在千里之外。風木之感。不能頃刻忘之。是以名吾亭。余考圖志。西安之北。有石丈餘。水大至不沒。白樂天詩云。浮石灣前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君所臥。豈此石。耶君今參與民社之事。不得復臥石矣。抑仁人孝子之心一也。古之仁人。殺一草一木爲非孝。今吾民之疲瘁

已甚○內有賦役之重○外有蠻彝之擾○君皆有事焉○能推其仁心○是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其棠陵之鄉之人也耶○是以爲之記○

夏鍾曰爲孝子寫照妙得腐史風神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

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强。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

浪僧云○

夏鍾曰亭而菴菴而復亭多少變換究歸無有惟子美震川之記至今流傳世間高與人急須回頭

花史館記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壻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爲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爲然○間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蓋○植○四○時○好○花○安○木○置○於○庭○而○皮○史○記○于○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夫四

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吾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覩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爲已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爲記

夏鍾曰花耶史耶是一是二具此曠眼方是作花史館主人

杏花書屋記

杏花書屋、余友周孺允所構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爲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爲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風雨飄搖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構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

名揭之楣間迴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槃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囘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爲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爲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爲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爲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間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葢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

力于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為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有不知所在者獨允兄弟雖蠖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夏鍾曰君子愛其國家尤欲子孫世世宣力於國家善為王巖公回護否以杏花名書屋亦太熱中矣

題王女潭記

陽羨山水奇勝稱張公善卷洞及玉女潭其名皆托於神仙余讀山海經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

不死之國以爲此不過如齊諧鄒衍之徒之說者然
今天下名山在于中州往往多仙人之遺跡豈其事
皆信然歟溧陽史氏自漢杜陵壯侯以來數百年世
謂之史侯家由溧陽至玉女潭四十里史君於其間
爲之剚莽焚茅伐石疏土人力旣殫天工始見由潭
以往得二十四景名而揭之如所謂仙舘佛龕曾臺
琪樹鶴坡龍峽之類好事者聞而慕之不得至如望
見之焉天下太平天子明聖史君爲中朝貴臣而乃
自逃於山澤之間點綴蒼碧綠著怪奇使後百年便
以史君爲仙人也由此言之余殆疑所謂仙人之跡

者皆遯世長往之士有所托而爲之亦史君類耶

夏鍾曰秦皇漢武終年求仙人未免於此處錯過

見苓書舍記

長洲劉遯與余友盛應禎同年家子弟相好又與余同在太學應禎數稱遯之爲人讀書好古篤於行誼遯所後父爲水部君水部君嘗自號飯苓子水部君卒遯以見苓扁其書舍以寓思親之意因應禎屬余爲記余曰人子于其親之亡不可得而見思之則見之矣無所不思則無所不見矣書舍遯之所常居也於是而見飯苓子焉可以見遯之無所不思也禮

爲人後者受重。而以尊服服之。服之以其父母而祭之以其父母。夫以爲其文則然。至于其情。或容有不可强者。而遂于水部君。又重之以父母之恩。推是心也。可謂厚之至矣。而吳中士大夫。載水部君之行事。盍云君初舉進士。以親老不肯就官。懇疏歸養。比親喪服闋。所親力勸之出。君不得已。一至京師。當正德之初。中官乘勢陵轢天下士大夫。君爲主事。領漕事居濟上。無何即引病長往。其號飯苓子。以此。余因感遂之厚。又嘆水部君之廉。于進取。其風槩不獨可使劉氏子孫傳之也。

夏鍾曰水部君之高劉遜之厚可以風矣

婁曲新居記

婁曲新居者、吾縣在婁水之曲、沈先生故以名其居、始自吳有國。其東門曰婁門。震澤之水。由是東入海。故水爲婁江。古婁門外馬亭溪是也。溪上復城。越王徐復君之所治。因之爲婁縣。王莽曰、婁治吳有婁侯、而或謂之瞜城、江入海口、爲劉家港、瞜與劉聲近訛、吳大瞜蓋在北野禺櫟東所舍云、沈先生世縣人、年七十矣、未始出於婁曲也。而以名其居。蓋自謂終老於此云爾。昔伏波將軍平交阯還。言吾弟少游。哀吾

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爲善人○斯足矣○致求贏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水際○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班定遠在西域○年老乞哀求還○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二人者○君子蓋悲之○嗟夫○人生百年之內○爲日有幾○欲窮萬里之道○日馳騖而不知止者何也○先生蓋自敘其少時艱難之迹○曰吾晚得地於郊外○安而樂之○名其圃曰南園○其館曰星槎○其堂曰卅有日吾而後庶幾其有之○已又鬻他姓○於今

始卜於縣之南街親朋往還里俗淳厚有宅一區有屋數椽有花有竹濁醪一壺黃虀數莖焚香賦詩自愉桑榆之樂物無能易之傳謂逆旅無常爲遷徙之徒茲則庶乎可免矣余讀其辭蓋有隱居之致而有感於昔之人發憤伉志爭功名於萬里之外乃至白頭顧念忽有首丘依風之感因以歎夫漂漂者何所極也遂書之以爲記

夏鍾曰意淡言冷消人宦況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

有數而重涯別隖○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東臨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漭淼瀰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府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湧屏列於湖之濵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画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爲山居之記○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峰山○盡得湖濵諸山之景○雖而

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欹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壒之外○而天寶之末○顧不能自引决以濡昏濁之末流○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夏鍾日於山水寄托中忽出莊語使人讀之凜然

南陵草堂記

予友陳吉甫、卜居於縣城之東南門須浦之上、甚自門南出爲走松江之道、江之南北村、民有徵召會集、必由於此、故爲市頗囂雜、而吉甫之宅在浦西、予家舊居東南門、所謂河西者也、而浦所自出、爲縣之隍、婁水循是而東、至太倉入海、舟行晝夜、叫呼不絕、吉甫家負隍而並浦獨蕭然有林野之趣於其居之後爲堂若干楹前臨小池有亭榭花石池南有幽徑西出則平疇曠然堂之西爲圃多竹樹花果又有堂若干楹吉甫以爲娛親之所故以南陔名焉予讀詩小雅至於六月之序以爲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

詩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盡在于是小雅旣廢則四裔交侵而中國微矣然是詩必以南陔爲之本人無孝友之心則君臣兄弟朋友何由而得其敘和樂忠信廉耻禮義何由而得其道法度蓄積師衆征伐功力何由而得其度福祿何由而綏陰陽何由而得其理賢者何由而得其所萬物何由而遂爲國之基何得不墜恩澤何得不乖萬物何得不失其道理萬國何得不離諸夏何得不衰此四裔之所以交侵而中國微也故鄉飮酒禮燕禮皆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蓋外盡君臣

而內反之父子之際而王道備矣漢儒掇拾於秦火之後亡逸此篇至今遂以笙奏有聲而無辭而不知古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部舞雅雝之音若本無其辭而何以有南陔白華華黍之篇名今世所傳新宮采齊貍首驪駒及三豳三夏九夏之類其辭逸者固多也束廣微補亡之篇庶亦近之而用意止於晨羞夕膳之間求之於詩卷耳采蘋諸作雖間淡而意深遠至如陟岵蓼莪有幽遐罔極之思束氏不能及也吉甫之尊人與家君同學旣老又同與社會在社中終日忻忻飲酒必醉而後去而平生有孝

友之行吉甫又能承奉之則凡登其堂者如聞鐘鼓如聆笙瑟而可以知南陔之詩不亡矣予是以推小雅之意義而著之

夏鍾曰爲南陔補亾經術湛深漢儒宋儒另踞一席

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予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

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予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夏鍾曰筆力陗勁似柳州小品

保聖寺安隱堂記

長洲東南五十里地名甫里天隨先生之故居在焉今爲保聖教寺而郡志又有白蓮講寺然甫里無二

寺、蓋白蓮保聖之別院也、志云、寺創于唐大中間、熙寧六年僧惟吉重修、又謂惟吉于祥符間創白蓮寺、今里俗所指以爲白蓮者、僅在西廡、其後即爲天隨先生祠、屋宇非廣、不當別稱爲寺也、余少時過甫里、拜先生祠、遊行寺中、尋古碑刻、殆無存者、惟元統二年法華期懺田記輪管懺司知事比丘、有親從政文翯所立此石存耳、成化二十二年、時國家累世熙洽。京師崇寺宇。僧司八街。剃度數萬人。醮祠日廣。左善世璇大章、住持大興隆寺。方被尊寵。而璇故里人陳氏子。初爲寺比丘。得請馳驛還省其母。因迎養于寺

之愛日堂明年從四明普陀歸是歲八月重修此寺又明年五月落成明年還京師凡爲殿堂七廊廡六十初壞殿時梁栱間有板識紹興寶祐之年故知以前修創葢不一而無文字可攷也寺之西北有安隱堂異時僧每房以堂爲別如安隱比者無慮數十房其後日圮今東偏無僧寮矣主僧法慧懼且盡廢而慧之徒又絕先是安隱之房分爲二派慧乃與同堂之徒復合爲一誓相與共守之而請余爲之記自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至今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葢又七十有八年矣璇之修創宜有記而復闕慧以爲寺之

與或有所待而文章終不可無故汲汲求其寺之故欲余有所記述其志非特區區一堂而已余既無所于考獨璇事于所聞較著是以識之且以爲彼非托于此亦不能以傳也夫文章爲天地間至重也自大中訖今七百十有九年世變多矣而寺嘗存蓋無廢而不與而文章之傳獨少也慧其知所重也哉

夏鍾曰一篇精神在末數語想見先生自命不凡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　代

汝水自天息山、東流入汝南之境、自城北折而東、復繇東而南、瀆河居者曰竹竿巷、蓋因竹竿河而爲名、

貫商賈之所湊、異時水泛溢、岸善崩、一旦居民街市、蕩沒于水、往來者無所取道、崇府承奉樊君、捐貲市民地與屋、縮之若干步、以讓行者之途、自是復通行、而居民街市、鱗會如故、乃剏三官廟以鎮之、中爲神殿、左右兩廊、右轉而東、爲神庫、爲神厨、又爲屋數楹、使學道者居之、殿甚巨麗、三神像及諸侍從、莊嚴靚飾、儼然帝者之尊、重門周垣、以臨水上、汝人皈依焉、經始于隆慶元年之秋、落成于三年之夏、君以奉使再過邢州、以予爲其郡人、又故相知、請爲之記、予以河水壞民廬舍、至沒其通行之道、此有司之所當軫

念今有司既屈于其力之所不能而又以煩民之爲難君乃肯捐已貲以佐國家有司之急而拯民之溺其亦可謂賢矣按三官者出于道家其說以天地水府爲三元能爲人賜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稱焉或又以爲始皆生人而兄弟同產如漢茅盈之類其說詭異蓋不可曉然人之所奉則其神必靈如史載秦所祠祀多不經亦有光景動人民故能致其昭格雖古聖人建天地山川之祀皆與于人意不過如此今特以出于道家故儒者莫能知其說抑君之爲是其造福于此方之民蓋不少也君名準、字某鄖賊人、

讀書爲文、好賢禮士。又能約束王國中諸校。莫敢犯法者汝南士大夫樂與之遊云。

夏鍾曰賈生宣室之談自有一段精理冥悟浮淺人不知不然安能前文帝之席耶

顧原曾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曰顧原曾先生、居於海濱、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憑几而坐、所當兩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罹禍、悉燬不傳、然而海濱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啓明、今爲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爲禮科給事中、得推封其父、壽以言事忤旨、被謫居庸關

之外久之得還吳給事既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君之敦尚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檄令列祠於郡學若州之鄉賢祠復于齊門外卧佛寺之東徧建祠而以封君從祀以為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焉給事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余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世主功施于天下而垂名于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往為此至于巖穴幽棲之士雖長往不返亦必因時主側席之求弓旌玉帛賁于丘園世始得以稱述其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以與人主以天下相揖

而此宜其彰彰較著矣。而谷口鄭子眞。蜀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揚雄少從君平遊。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于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沒、世、無、稱、也。而、又、有、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于江海之上。而不顧。彼非有求于世者。然約而。愈。顯。晦。而。益。彰。逃。名。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于世。而世亦不。容。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曾。先。生、沒。于。海。上。至。于。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修。德。礪。行。者。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爲

堂寢廡門若干楹、經始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成于嘉靖三十二年十有一月某日、是爲記、

夏鍾曰自古幽人奇士或待人稱而顯或不待人稱而顯原魯先生得震川先生此文而名不朽矣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代

太僕寺、秦漢皆掌輿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然其屬有龍馬五監邊郡六牧。則馬之事無不統焉。漢以後官掌。大抵不異。國家自洪武六年、定制獨置太僕寺於滁州。始去奉車之職。而顓掌馬之事。三十年、置行太僕寺。永樂初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特稱太僕寺。洪熙初復稱北

京正統元年始定。稱爲太僕寺。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十二人。列聖相承。時有損益。至隆慶已已、其員額少卿三人。丞三人。所掌驗烙廵牧。勞逸人殊。藏府京營。歲月輪代。某初到官。煩爲推究。非初立法之意。乃因循墮廢而致然也。因條上其事、略云、舊設少卿二員。各一廵京營及各邊騎操之馬。一廵近京州縣寄養之馬。皆領勅歲代。寺丞十二員。分管畿輔八府山東河南之馬。後復增少卿一員。省丞爲六員。今又已虛其丞之半。丞少不足以更事。而又偷息其間。欲乞重三丞之選。與少卿一體協行。以均勞逸。重責成。又驗

烙發寄○本非二事○舊制巡驗○俱屬一卿○今欲以二少職掌○亦如兩丞東西分管職兼驗養○各以丞佐之○春秋仲季○並出近京州縣○赴俵之馬○就近印發○一便也○都會輻轃○得免擁聚○二便也○國門嚴重○潛杜呼噪○三便也○兩卿分轄○事半功倍四便也○卿巡未逮○分任寺丞○五便也○遇有緩急○就近調兌○六便也○上免朝叅○下謝交託○殫力王事○七便也○營軍養戶○躬相授受○游販奸胥○不得規避○八便也○奏上、天子以其章下兵部覆奏○報可○於是驗牧並衍○卿丞配佐○載於甲令○某又以寺宇敝壞○奏一新之○故事諸省寺皆有題名碑○始卿

邵康僖公銳張公舜臣重爲立石。今歲久石窮無隙鑱書於是李君義起與聽簫、應崇元、願捐貲以堅新石而丞張君進思、郎君君大倫、王君淑、咸曰幸今日正名與諸卿埒亦請立石。於是相率屬某記之。某竊惟聖天子改元更化之日。率作興事。開廣言路。羣工戒飭百度振舉。而微臣稍條上一二事。詔書無不俞允。此正臣等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以助成德意。與萬世之太平者也。邇者歲災流行。大江南北。河海嘯溢。畿輔邊關。雨雹徧野。夫雨水氷雹。皆陰類也。其應主戎馬生郊之象。潢池盜兵之兆。臣等職領師菀。而國馬

傷。耗武備衰減。其責尤重。且大夫三關九塞。用馬之
地也。畿輔州邑。牧馬之地也。大江南北財賦之區。駒
馬之地也。是故、驗烙則憂種馬無駒。兵政之寓農。何
以復祖宗之初頒。巡牧則憂芻牧非人。緩急之備用。
何以禦[redacted]之長技。京營則憂四驪未比。何以奠百
二之神州。藏府則憂九年未蓄。何以備邊圉之孔棘。
自古僕卿在九列。國家雖去奉車。少離親密。而任益
尊重。今因仍積弊之後。尤有難者。況茲廨宇官職。丕
變維新。臣等凡備列題名之石者。其可不思所以協
乃心力。以祗承明天子之制哉。臣某拜手謹記、

夏鏊曰先生馬政志前後幾萬餘言其於歷代至明因革損益之故可謂詳且盡矣此記雖爲題名而所引條上入便及後幅論議亦可補志所未及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蓉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遘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閤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爲、當歸汝家、沒吾

世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哭往之、遂居次不遷、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爲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爲女未嫁人。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

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爲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苟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怪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

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爲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而隱于首陽。未有祿位于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夏鍾曰高奇之行聖人所不禁君子所樂道篇內引經斷義最確末將三仁首陽比照亦妙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丘劍池。及天平

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沉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

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夏鍾曰深情厚道

張氏女子神異記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胥凌與爲亂不從、夜羣賊戕諸室、縱火焚尸、天反風滅火

賊共舁欲投火尸如數石重莫能舁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巳大雨如注賊子竊天拜拜忽雨腋血流縣宰命暴縛尸壇上禁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霆暴至羣鬼百數啾啾共來逐遂棄去及官奉檄啓視女子時經暑三月不腐僵卧膚肉如生頸脅二創孔有血沫仵人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之使必無遭害何也悲夫

夏鍾曰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之使必無遭害何也曰不如此不見節義之大不見節義之神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决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于眉背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于窮而直以

宜爲娛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查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于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閒謂爲大節而不宪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于外飢寒侵于膚而情性不撓則于晉宋閒眞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閒予不敢望于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夏鐘曰陶公氣槩之高語言之妙古今罕儔求之聖門當在狂者之列先生贊以樂天安命自是證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

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為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峰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荊棘之中。予妻治田四

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illegible]○[illegible]
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illegible]
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爾○吾○使○者○乎○誰
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夏鍾曰亦有一種安命樂天之意予欲取歸文配陶詩未知後世論定何如耳

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關西園○築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

往流落人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爲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翁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爲名品以余覩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佹類韎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閶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大

可恨

晉軍兵至闕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夏鍾日磊落有奇氣不讓坡公小品

順德府通判廳記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以隆慶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蒞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爲也獨承奉太僕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眞如樂天所云者而樂天

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士高氣清富有佳境守上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此清福亦不易享）山水間以是為樂而邢古河內在太行山麓禹貢衡漳大陸並其境內太史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為詩絕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微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書史自娛顧衙內無精廬治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

曰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爲廳記使樂天有知亦以謂千載之下迺有此同志者也

夏鍾曰先生自謂差不愧樂天想其胸中實有所得不是效顰古人謬稱知己噫同調者獨先生耶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餘法未爲馬

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迺郡人。為言此官于今唯以無事為得職。余歎其眞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遯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權

窮官有窮官之樂

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旣聞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于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閒居不捶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抉摘無有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疏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夏鍾日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
惓然自得是何意象於此想見先生高品

家譜記

有光七八歲時見長老輒牽衣問先世故事葢緣幼年失母居常不自釋於死者恐不得知於生者恐不得事實創巨而痛深也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遠而末分戶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而外貪鄙詐戾者往往雜出於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卹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弔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子出門而誑其父兄冥冥汶汶將入於禽獸之歸乎

時呼召友朋或費千錢而歲時薦祭輒計杪忽爼豆
壺觴鮮或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乃有以戒賓之
故而改將事之期出庖下之餕以易薦新之品者而
歸氏幾於不祀矣小子顧瞻廬舍閭歸氏之故籍慨
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翁之後乎而何以
至於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
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則飢寒而相爨不思
則富貴而相攘思則萬葉而同室不思則同母而化
爲胡越思不思之間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
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長而有室則

其情已不類矣。比其有子也。則兄弟之相視。已如從兄弟之相視矣。方是時。惟恐夫去之不速。（使人不忍讀）而孰念夫合之之難。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離也。吾愛其子。而離其兄弟。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則相離之害。遂及於吾子。可謂能愛其子耶。有光每侍家君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見祖父皤然白髮。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不深自傷悼也。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況於骨肉之間乎。古人所以立宗子者。以仁孝之道責之也。

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風俗之薄日甚有以也有光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指雖居窮守約不錄於有司而竊觀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而視其骨肉舉目動心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故吾欲作爲歸氏之譜而非徒譜也求所以爲譜者也

夏錘曰仁人孝子之言可以垂戒千古

宗法壞而天下無世家無世家而[illegible]文之[illegible]
之薄日甚有以也有先覺聖人之道於六經之大
推離居窮約不齊於有同而爭觀天下之治亂生
民之利而有隱憂於心而觀其骨肉衆目動心將
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故吾欲作為譜凡之譜而
非徒譜也求所以為譜者也
夏論曰仁人孝子之
言可以垂萬世者古之

歸震川集卷之六

崑山歸有光熙甫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傳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

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illegible]

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
輯賣者、計嘗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
輒耗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
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其亡、
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
也。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
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產
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處
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
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夏鍾曰感慨在傳末一贊世上談
詩書而賊天性者對此何以自容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為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為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為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嘗取中裙廁牏自浣灑之。

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
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
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㛊見弟三
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
舫妻言姑亾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
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
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
死後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
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
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

菱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隱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王岡、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戸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夏鍾曰左氏云易不可以占險此王岡公之卜所以終爲吉祥也世俗烏足以知之

張自新傳

張自新、初名鴻、字子賓、蘇州崑山人。自新少讀書敏

慧絕出古經中疑義羣子弟屹屹、未有所得自新胥
口而應若素了者性方簡無文飾見之者莫不訕笑
目爲鄉里人同舍生夜讀倦睡去自新以燈檠投之
油汚滿几正色切責若老師然髫齔喪父、家計不能
支母曰吾見人家讀書如捕風影期望青紫萬不得
一且命已至此何以書爲自新涕泣長跪曰亾父以
此命鴻且死未聞有他語鴻何敢亾且鴻寧以衣食
憂吾母耶與其兄耕田虞日帶笠荷鋤面色黧黑夜
歸則正襟危坐嘯歌古人飄飄然若在世外不知貧
賤之爲戚也兄爲里長里多逃亾輸納無所出每歲

終官府催科搒掠無完膚自新輒詣縣自代而匿其兒他所縣吏怪其意氣方授杖輒止之曰而何人者自新曰里長實書生也試之文立就慰而免之弱冠授徒他所歲歸省三四敝衣草履徒步往返爲其母具酒食兄弟酣笑以爲大樂自新視豪勢眇然不爲意吳中子弟多輕儇冶鮮好衣服相聚集以褻語戲笑自新一切不省與之語不荅議論古今意氣慷慨酒酣大聲曰宰天下竟何如目直上視氣勃勃若怒羣兒至欲毆之補學官弟子員學官索贄金甚急自新實無所出數召詈辱意忽忽不樂欲棄去俄得疾

卒。自新爲文博雅而有奇氣。人無知之者。予嘗以示吳純甫。純甫好奬士類。然其中所許可者。不過一二人。顧獨稱自新。自新之卒也。純甫買棺葬焉。歸予曰。余與自新遊最久。見其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儔人廣坐。閧出一語。未嘗覰人顏色。笑罵紛集。殊不爲意。其自信如此。以自新之才。使之有所用。必有以自見者。淪沒至此。天可問邪。世之乘時得勢。意氣揚揚。自謂已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爲之敘列其事。自新家在新洋江口。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語。以爲自新

不亾云

夏鍾曰予嘗謂先生之傳極類劉文成公今於此傳益信

可茶小傳

可茶爲秦越人之術醫者稱工焉始可茶有賢母蚤寡家貧欲爲縣書獄母曰爲是者多辱苟貧不能業獨不可賣鼓烟凉箑遣日乎可茶顧爲醫其女兒之夫沈氏顱顖在練城世有傳業可茶日往記數方還錄之又觀其製劑和丸皆得之乃爲醫方坐肆有求療者饋紅菱青葱母喜曰是子醫必效饋鮮菱者如偲盡也方言以家饒裕爲從容是葱之兆耶可茶醫

果日進求者屨滿戸外可荼或自外歸酒醉母即怒責之可荼善候顏色母少有不樂未嘗不長跪母既責其飲酒醉即終身飲未嘗敢醉其他事受教戒皆如此母所不嗜食物即終身不食每至生辰長齋數日中歳無子欲買妾母恐其家失和意不欲買妾即不買妾寡姊有一子因以爲已子而養其姊三十餘年至今無恙其孝友如此至于醫貧者徒施藥與之雖富亦不望報以故縣中士大夫皆愛敬之嘉靖四十年冬予兒子患疹可荼爲撤已事來自練城三十里晝夜調視兒竟獲安不獨其技然而其爲人慈愛

使人感歎余與可茶論小兒疹前世稱陳文忠異攻散施於江淮間無不效今醫家以爲不可用時其危急死而復生之其所製劑多祕不言以爲有神術竊窺之即陳氏方也然可茶守丹溪之說自謂恒得中醫至自比李英公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云可茶名卿姓蘇氏

贊曰孔子稱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古之醫師疾醫皆士大夫也以可茶之孝施之于醫其活人可勝道哉

夏鍾曰以孝施之于醫其活人必多倘所謂愛親者不敢惡于人耶

顧隱君傳

隱君諱啓明、字時顯、世居崑山之七浦塘、今爲太倉人、相傳晉司空和之後、散居浦之南者、其族分而爲三、故世稱其地曰三顧村云、宋末有諱中二者、兵燹之後、盡喪其貲、有田數頃、遺其子公廉、公廉生懸、好濂洛之學、讀書嘗憑一几、几有剡處、人以比之管幼安、是爲原魯先生、原魯生五子、其季爽贅居塘北、又爲塘北顧氏、爽生謨、謨生昊、昊生四子、寅以明經爲始興教諭、其次即隱君也、隱君有子曰存仁、舉嘉靖十一年進士、選調餘姚知縣、以最入爲禮科給事中、皇太子生、覃恩追侍封隱君如其官、隱君爲人敦樸

麤率任眞尤不能與俗競平生不識官府會里中有徭役事隱君爲之賦鴻鴈之詩戾止于吳門君故生長海上言語衣服猶故時海上人也無纖毫城市媮靡之習及貴愈自歛約就養餘姚以力自隨獨夜至官舍縣中人無知者敕受章服閉門不交州郡郡太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一往每旦焚香拜闕一飲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天子恩不得此居嘗讀書有所當意每抉摘向人談說不休曰吾不信今人非古人也故平生未嘗愛財未嘗疑人季弟鍾丞世先屬意隱君子爲後隱君固讓其兄子在餘姚見家

人持官物即槌碎加訶責焉雖流離顛沛之際孜孜以濟人爲務有乞貸分貲予之知其人必負業已許之不變也或僞指隱君賺人金隱君曰吾不知金而金實爲我卒償之而不自言州大夫建綽楔使人送其直送者詭曰此吾贖金也而非其罪隱君惻然遽還之里有某宅某墓地相鄰比有某橋道未修有某死未殮葬以告必得所欲至其所自奉布衣蔬食而已瀕海多逋稅罷役因以恤其里人嘗曰海上吾故鄉吾不能一日亾首丘之志故自號海隱居士時時往廬于墓側從始與君遊年老兄弟相樂也竟自海

上得疾以歸而卒初隱君未六十爲教曰古人葬以掩形務從朴實觀美何益吾葬不拘忌棺必油杉有一不然是爲逆命因乞始典君書之勒石于墓存仁爲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忤旨謫居保安州保安州在居庸關外自稱居庸山人

贊曰顧氏自丞相肅侯始著于吳錄司馬氏渡江顧賀紀薛號稱世胄高門蓋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溱濟兄弟一時起海上並爲給事中最後山人繼之卽所謂三顧族也余少從山人遊至貴顯終始不改其操可謂純篤君子矣及觀隱君行事考論其家世蓋有以哉冢宰玉峰朱公

以碩德元老爲之銘可以不媿而通叅張先生之狀
尤爲詳覈余得而論次之云

夏塏曰古質有致

戴錦衣家傳

戴錦衣者父文潤其先湖州之德清人後爲安陸人安陸今之承天府也文潤家州郭外爲典府良醫事睿宗皇帝父戴隱君歿文潤以毀滅性郢中人以孟子之語題其廬曰終慕故錦衣家有終慕之堂夫人徐氏夫亾時年二十九子經甫七歲即錦衣也家貧克勵清操以撫其孤及錦衣貴終不改其淡泊故錦

衣家有高節之堂今皇帝以親藩入繼大統國中舊臣昔用恩澤升錦衣年甚少補環衛積功勞至指揮使錦衣之職於上十二衛最親貴兼領詔獄士大夫被逮者多見掠辱少有全者而錦衣恂恂然爲人尤仁恕凡被繫者往往從其人問學常保護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員外郎劉魁禁繫累年三人已赦出相謂曰微戴君吾等安得生至今日乎聶尚書豹亦在繫甚稱錦衣之德謝都御史存儒巡撫河南以師尚詔反錦衣奉駕帖往逮行數千里衣破弊謝公以一縑贈之卻不受錦衣今謝事家居門庭寂然其清

糸如此錦衣名經字伯常　歸子曰余寓京師南薰
坊錦衣時過從示余以家所藏文字爲芟其蕪而歸
之贊作戴錦衣家傳然余讀華亭楊奉常之論終慕
有旨哉有旨哉
夏鍾口可補
郡誌之遺

郡誌之遺
夏鎮口可補
有旨哉有旨哉
公貲○作欵編亥家傳○然余讀華亭楊來儀之論縣
故○論亥時過從示余以宋所藏文字○爲其萬而歸
余○向也○論亥合經字伯常　歸于日令常求廟南叢

歸震川集卷之七

崑山歸有光熙甫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

伏坎離塡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爲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爲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爲正旁推而衍之者爲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

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圜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葢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旣規橫以爲圖又塡圖以爲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圜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

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爲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大卦散於六十四可圖可方一入於圓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經卦以爲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杪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夏鍾曰先天之學心學也所謂畫前有易者也伏羲畫八卦而已詎知百世而下乃有康節四圖耶

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啓其衷者○故箕子以為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為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為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為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

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即鯀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為即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為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陰騭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

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竝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爲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已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乂哲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

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敘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之則見○而爲肅爲乂爲哲爲謀爲聖○不敬則五事之則○失○而爲狂爲僭爲豫爲急爲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爲之飲食○爲之貨幣○爲之祭報○爲之居室○爲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於斬伐咸劉○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達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

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日月星辰之數○協曆之數○治曆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固斯世之取則○既爲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禀○汨於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天下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又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

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觀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此又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羣言並興。將誰適從。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於天。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況人主爲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喜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謫見於天。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已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爲應者以驗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爲肅乂哲謀聖之應。雨暘燠寒風之恆。則知其爲狂僭豫急蒙之應。

驗之爲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爲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棄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凶荒夭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下而爲之下○因其上而爲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爲之從革曲直○因其稼穡而爲之稼穡○是以天不失

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乂○明於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爲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爲彝倫之攸敘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卽有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體本從○而可以作乂○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

聖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篤恭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即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撫字之恩嘗洽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爲黷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曆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

予兆民俯察民情而爲之政仰觀天運而爲之紀以
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羲和之職最重故胤
征以儆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
史公以爲近乎卜祝之間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
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
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微者
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昏迷於行不知所則致顛
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
爲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斂衆福以敷錫於民

也庶民得于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淫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之順治於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色之末此皇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育處就之功亦時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於其有爲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於極而不罹於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於極矣虐煢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

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又於其有能者○與之以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能厚其祿○使之好于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爲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機也○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明以建極爲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爲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即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皇極之化○大普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

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間○如所謂蕩蕩平平正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以正直治之○強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之○隨世而爲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之習尚○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沉潛者多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矯而克之○強弗友爕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沉潛○

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於下○則正直剛柔之權在於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於卜筮以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嘗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應之○各極其理之所至○而無毫髮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爲治天下之一疇○擇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蓋其重也如此○卜之體色墨拆○有雨霽蒙驛克之五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縢卜三龜大誥朕卜并吉士喪禮卜葬○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

於一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
兹卜筮兼舉○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
阪泉之兆○趙鞅遇水適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
者○卜稽如台○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
不相襲是也○龜筮共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不憚○
夫既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蓍
龜之理微矣○雨暘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繫于
人主視聽言貌之閒○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
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備○各以其敘○所謂時也○
極備極無○所謂恒也○雨暘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爲休

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爲雨○乂之必爲暘○哲之必爲燠○謀之必爲寒○聖之必爲風者○不可得也○雨暘燠寒風之恒不同○其爲咎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類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爲雨○僭之必爲暘○豫之必爲燠○急之必爲寒○蒙之必爲風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析之○所以流爲災異之學○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故又借歲月日星○爲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日

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
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積日成
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於月而歲不
見君臣上下小大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者
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乂之所以
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為治之徵也日
月歲時既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
不成乂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
為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矣
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

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風雨以其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此所以為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

昔王荆公會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爲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察者因頗折衷之復爲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寧反覆之意最爲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必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震川自記

夏鍾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天乃錫王智勇之錫非實有與之也河圖洛書孔子但言聖人則之未言天以此物送羲禹也先儒謂九疇之綱領在五行五行之綱領在水洪範禹貢相爲用此議擲

尚書敘錄

余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之歲、讀書

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為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為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眞偽。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摸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偽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

拾於流亾之餘以篤老之年匽匽垂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葢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寔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敘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夏鐘曰尚書在漢則古文爲科斗書今文爲隸書在唐則古文爲隸書今文爲世所通用俗字也

孝經敘錄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時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李以十八章爲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爲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譏然謂炫自作炫又僞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

文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而廢與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其後陸澄謂爲非玹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史官劉子玹遂請行孔廢鄭。夫子玹以爲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子玹。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爲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詆今

文爲他國疏遠之僞書益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忽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僞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者其士皇侃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〻于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〻下至于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〻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〻非孔氏之舊也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〻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

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殘文。經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爲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皇侃見梁書舊刻作皇甫侃誤也

夏鍾曰孝經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無慮百家惟唐孔安國鄭康成兩氏爲最然鄭註有十謬七惑之譏而司馬堅又斥孔註爲鄙俚不經信乎傳經之難也唐明皇序中有至當歸一精義無兩句最妙讀先生此解附誌於此

論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時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

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爲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醻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擬焉。曰自爲主。

曰宜降阼嫌尊矣夫非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儗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旣失其本但知其畧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畧而又患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蓋務爲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夏鍾曰禮之失在畧而又患於求詳二語足槪漢以後附會之過此先生論禮必以孔氏爲宗也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別子爲祖者也何以爲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

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爲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爲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爲之祖爲之祖。故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爲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爲大宗之道

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幷而爲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爲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爲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爲小宗者。以之。先王之

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爲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爲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

鈔本故號爲小宗者以之爲字之上有爲宗二字

夏鍾曰小宗雖有嫡子要諸大宗則庶也小宗雖奉四代之祭要諸大宗則私也故祭有先後尊卑之嶬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

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

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

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為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為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為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厲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厲世。必是而後可以厲世也乎。

夏鍾曰公此論正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立意最深有功風化非苟於貞烈爲下愚開便門也

譜例論

世之為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攷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蓋其法使族人各為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

譜其宗。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爲説異於是。夫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禰者。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世世變也。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茍大宗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

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旣詳則不必縣定以爲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歐陽氏蘇氏以有法治無法吾以無法寓有法是吾譜之所以異也

夏鍾曰大宗之法自是水木本源但世多修張門閥以假溷眞意歐蘇譜猶爲近實耳

太極在先天天範圍之內

天下之道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道則道局于象而有所不該以言求象則象滯于言而有所不盡嗟夫古之聖賢本以天下之道不著而以象該天下之道本以天下之象不詳而以言盡天下之象卒之象立

言設○而反有所不該不盡○則聖賢之心○于是乎窮辯
然○聖賢固非逞奇眩異○苟爲制作以駭于天下○則其
始之爲象也○將謂其足以該道也○其後之爲言也○將
謂其足以盡象也○象有不該之道○而言有不盡之象○
則聖賢不輕以爲之名○由此言之○則天下之道○不可
無聖賢之象○而天下之象○不可無聖賢之言○先○天○之○
圖○伏○羲○之○象○也○太○極○之○圖○與○說○闗○子○之○言○也○天下無
異、道○則無異象○無異象則無異言○奮乎千百世之上○
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下○奮乎千百世之下○而常符于
千百世之上○是先天之與太極也○豈可以先後大小

而區別之耶○然謂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者○何也○天下之道○太極而已矣○太極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之變合○五行而已矣○五行之化生○男女善惡萬物萬事而已矣○聖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別○動靜修違之間而已矣○而太極圖者○爲數言以括之而未始遺也○則夫先天雖上古聖人之作○寧能有以加乎周子之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還布列○寧有出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善惡萬事萬物聖人君子小人之外○而曰範圍焉者○固非以不該不盡爲周子病而獨爲夫周子之未離乎言也未離乎言則固不若先天之

籠統包括淵涵渾淪于忘言之天也。聖賢之始爲言于天下，固謂可以盡象而該道，而明言曉告以振斯世之聾瞶。孰知夫象之所不該者，象不能盡而言之所不盡者，非言之所喻也。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道渾渾焉流行於天地之間，俯仰遠近，巨細高卑，往來升降，浮沉飛躍，有目者皆得之而爲象。天下未嘗有易，而爲易者未嘗亡。迨夫羲皇有作，始爲先天之圖，天下之道，一切寓之于方圓奇偶之間，如明鑑設而姸媸形，淵水澄而毛髮燭，然而失之者猶不免獨象之病，則天下固已恨其未能歸于無象之天，而孰

謂其生于聖遠言湮之後。建圖屬書。嘵嘵然指其何者爲太極。爲陰陽。爲五行。爲男女善惡萬物萬事。爲聖人君子小人。其言如此之詳也。而可同于無言之教耶。故曰、圖雖無文。終日言之而不盡也。噫、惟其無文。故言之而不盡。而言之所可盡者。有言故也。故自先天之易。羲皇未嘗以一言告天下。而千古聖人紛紛有作。舉莫出其範圍。以艮爲首。夏之連山也。而不能易先天之艮也。以坤爲首。商之歸藏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坤也。取八卦而更置之。周之周易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八卦也。暢皇極而衍大法。而有取夫表裏

之說觀璿璣以察時變○而有取夫順逆之數○作經造
天○而必始于文字之祖○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
利○而必尚夫十三卦之象○未始爲聲音也○而言律呂
者推之○未始爲曆象也○而言十二辰十六會三千六
百年者推之○未始爲寒暑晝夜風雨露雷也○而言天
地之變化者推之○未始爲性情形體走飛草木也○而
言萬物之感應者推之○未始爲元會運世歲月日辰
也○而言天地之始終者推之○未始爲皇帝王伯易書
詩春秋也○而言聖賢之事業者推之○形器已具○而其
理無朕○則太極之立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則動靜

之機也○乾兌離震○居左而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爲地卦○所以分陰分陽而立兩儀也○乾坤亥巳○天地之戶○陰陽所以互藏其宅也○否泰寅申○人鬼之方○天地相交○生生之所以不息也○以消長求之而動靜見○以淑慝求之而聖人君子小人分○先天未嘗言太極也而太極無所不該○太極言太極則亦太極之說耳○是故無言者不假言以傳而有以盡天下之所不言○有言者待言以明而不能盡天下之言○自羲皇而下○所以敷衍先天之說者愈詳而卒不能自爲一說自立一義以出六十四卦之外譬之子孫雖多而皆本

于祖宗之一體故太極者先天之子孫也雖然有先天則太極可以無作而周子豈若斯之贅也葢天下不知道聖賢不得不托于象天下不知象聖賢不得不詳于言于是始抉天地之秘以洩之自羲皇不能無言而易有太極孔子亦不能自默于韋編三絕之餘矣大饗尚玄酒而醴酒之用也食先黍稷而稻粱之飯也祭先太羹而庶羞之飽也嗚呼亦其勢之所趨也

又鍾曰或謂太極圖與先天圖皆自希夷先生來其一自濂溪發之其一自康節發之或謂周邵所自得使圖出希夷亦安用諱故明道之誌邵墓不隱其師但言其自得處非師傳所及均爲有識之言

泰伯至德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爲○人之喜怒發于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濡滯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伯夷稱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

所貴也茍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爲琦魁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弑衂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能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死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于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

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蓋至于泰伯○而後爲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

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歸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于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翟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遂覩百年未至之光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常不能以預定而曰百年之必至于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以辨之而論語之注釐華之未盡者也○説者徒以太王溺愛少

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于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所以爲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于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于此太王賢者。亦終勝其邪心以與我也。吾于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

于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于國與天下也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于所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勤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必箕顙以爲大歷山不爲孝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

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
故泰伯之所爲適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惟匹
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夏鍾曰泰伯至德幾如聚訟先儒頗重君臣邊
公獨主父子說似爲近情耳注翦商本於史
又本于詩但詩是後人推原王迹所由肇史
非必太王當日果有此志也亦不可不辨

史稱安陋素行何如

將以圖天下之變而所以自治者不可不嚴也夫士
君子以其身在天下之事而適當其潰敗決裂之際
而天下之事之變不可以急返而力拯之也天下之
小人方乘時肆志逞其所欲而其氣之薰灼熾盬淩

轢震盪勃焉有不可遏之勢而君子者以其弱植之
身惴惴焉而日與之角以吾之衰敵彼之强以吾之
寡敵彼之衆以吾之明白踈濶洞然無防閑之設立
彼閃忽詭詐之中機智陷穽之區斯時也勢不足恃
也恃吾之有道而已夫道有時而不能勝勢然而循
理以須其未定之天而或勝焉或不勝焉猶足以持
之也設使吾之所自立者已自陷于頗僻則小人之
投間抵巇其將何所不至哉吾既無所恃而吾之所
恃又亡而輕試于小人之鋒卒之名隳業墮而身與
之俱斃焉由是言之小人得志于天下非盡小人之

罪也君子亦與有責焉耳矣愚讀漢史未嘗不嘆安
隗所處之眞善而又以嘉范曄之知言也夫不曰小
人之不加害于君子而特曰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
害之誠有以見君子得持勝之道也嘗謂天下之所
以稱爲君子小人者非生而有是名也蹈道而行之
謂之君子背道而行之謂之小人所謂蹈道而行者
素行必嚴嚴嚴者非爲小人而設也以其君子之道固
然也背道而行者則淫佚放縱無所不爲矣夫其淫
逸放縱者亦非爲害君子而設也以其小人之道固
然也此淑慝之大分自古邪正之所以相軋而世道

之所以升降者係此也。小人固挾其所以為小人者以恣其惡。而君子者不知其所以為君子而制之。則君子小人之分吾亦無以定其極矣。而又安能取勝負于其間哉。是故君子所以成功者勢也。所以定勢者道也。勢有所待于外而不可必。道固吾之所挾以常伸者。易言陰陽之義備矣。消長進退損益盈虛每以時運為之變化。而辭亦因之屢遷。而至其所謂道者。則無往而不著。其然以明君子之所行者有常而不易。至一而無二。立乎是非利害之塗。而獨守其貞。不以消而亡。不以長而存。不以進而滿。不以退而歉。

不以損而隕不以益而茁不以盈而耀不以虛而約一之于天而已天者君子所以定其極也而物何與爲小人何與焉小人之能害與不能害何與焉天道當揫斂肅殺之候其所以爲生生者宜剝盡而不存矣而完聚凝固不至于陰之盛而喪其所以生生者故卒之太和囘斡勃焉盎焉變而爲朱明長嬴之氣君子當小人之時亦唯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而已矣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亦唯無喪其素行而已矣素行嚴則守不放守不放則節無毀節無毀則道常伸如兩敵對壘雖未得殄滅之會而所以禦其游兵

防其鈔掠者不可一息而弛也不然則移晷瞬目之間而彼已伺其便而乘其隙矣故曰不恃敵之可勝而恃吾有以勝之勝之者非求勝于彼也勝于所以爲我者而已矣怒皆裂目非君子之勇也擐甲厲兵非王者之師也冠帶佩劒而高談仁義是所以化强暴之術東漢之世外戚宦豎之禍纒綿糾結而不可解一時賢人君子相與勞心焦思感慨發憤正色于巖廊清議于田野求其有以少紓一旦之禍適足以磨虎之牙更相枕籍駢首而死者不可勝計然而考其素行非其過于忤物則其失于防閑者也陳寶一

代之英。以身排難。而至于貪天之功。親戚子弟。帶綬裂土。布在有位。內不足以遠權勢。外不足以爭人心。張奐北州之豪士。猶不能使之相信。而爲羣閹所賣。吁亦可悲矣。名爲天下之君子。而以其不純乎君子者而與羣小較力。是所以齎寇兵而助之攻也。是以君子有危言之時。而無毀行之目。所以持天下邪正相軋之機。而直以道勝之耳。故曰。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召陵之師。不足以折水濱之對。文王之道。不足以救於泓之敗。而楚國之討。不能不反慶封之辭。自漢以來。任人國家。如向猛

之制于恭顯。訓注之因于伾王二李之逐。爲出入五王之自相魚肉。欲以去小人。而失于持勝者多矣。君子所以重有取于安隗也。雖然、二子亦自守焉而已耳。蓋無益于天下之變也。豈非其節有餘而權不足。回斡大運。撥亂反正之才有所短耶。抑光武奪三公之權。崇階美號。徒擁虛器。政權一無所關。二子亦無能爲力矣。吾獨惜夫撫天下之權。而行不足以自守。才不足以經世。而反以激天下之變。此吾所以歎息于二公也。

夏鍾曰勢不可必道可常倚不恃人之不害我而恃我無致害之端噫豈特袁石二公爲然哉

孟子敘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

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得聖賢之意○則可以知聖賢之言○知聖賢之言○則可以明道統之說○夫、其、有、詳、有、畧、也○而、非、有、去、取、也○有、先、有、後、也○而、非、有、牴、牾、也○論、其、人、焉○論、其、世、焉○合、其、異、焉○會、其、同、焉○此○所○謂○意○也○苟猶其辭○執其一○以求其紛紜異同之論○則聖賢之言○將有所不達○故以言觀言則有遺言○以意○觀言○則○無○遺○意○雖然○亦謂之無遺言可也○愚于是知周公顏子無異道○而孔子孟子無異說矣○今夫斯道之流行○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由堯舜以至于孟軻○

中更數千載。可指而數者。如斯而已矣。疑有闕文則已若比肩矣。其不與者。聖賢不得而與也。其與焉者。聖賢不得而廢也。堯不得以與丹朱。而瞽瞍不得奪諸舜者。蓋謂此也。聖賢之論。至孔子而定。繼孔子者孟子也。孔孟親有之而親見之者也。後之學者。當據之以爲定。而豈可因之以爲疑哉。當文王之時。周公以元聖而受緝熙之傳。制禮作樂。有身致太平之功。達而在上。使聖人之道。大行于天下者。周公其人也。是以東周之夢。爲之惓惓。而易詩書春秋禮樂之刪述。蓋自以爲得繼于周公。而忻慕之者亦至矣。夫何孟子

獨得而不與之。當孔子之時。顏子以大賢之才。而承博約之訓。隳體黜聰。示不違如愚之教。窮而在下。使聖賢之道。大明于天下者。顏子其人也。是以孔子喪予之嘆。痛惜尤深。而殆庶之稱。蓋眞以其得聞乎斯道。而許與之者亦深矣。夫何孟子獨得而輕廢之。嗚呼。此孟子所以爲與之者也。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純佑作德而修和之所由賴。敬怠義欲而戒書之所由作。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欣欣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

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即敬止之家學其視
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
作于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于談之與遷
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恒辭也苟
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
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性善特中之論義利王伯
之辨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
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
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顏子
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

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雖然○周公無敵矣○論顏子者○往往有異說焉○則以其年之不永○遺言之不見○造請之未極也○殊不知夔益稷皐○初無文字○而禹湯文武○分量亦有不同者○先儒謂顏子發聖人之蘊○而優于湯武○此定論也○事有當于吾心○則自吾可以起千古之議論○而況古人之已發者哉○世之人○惟不敢以顏子自處○故不敢以聖人處顏子云耳○厥後宋儒間

子默契道統得不傳之正而世猶以中庸序明道墓表不及爲疑意亦類此大抵古人之言多濶畧而後世之辭多謹嚴以此之心求彼之說其相戾者固多而論說之紛紜亦無怪也嗚呼道統之傳自孟子之後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沒而愈晦矣章縫之士耳剽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顏孟言之日似行之日遠斯道之眞亡滅壞爛幾于不振此則有志者之所深恥也主張斯文者所以爲深憂也

夏鍾曰以意觀言則無遺意一句破盡拘泥之見如此讀書方不死章句下

水利論

吳地痺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塡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

迭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紵谿爲渠浛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爲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爲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于三

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興單鍔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過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爲利哉太史公稱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爲務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地尚有婁江江東與松

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爲近葢經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楊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儗楊子江而深濶當與

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潤深水勢洪壯與楊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

夏鍾曰吳中諸水瀦太湖太湖入海由三江而治三江者尤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然治松江必令潤深與楊子江埒而後可言復禹故迹談何容易哉

水利後論

單鍔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

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湖水由華
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
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
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
殆非鍔之所及今不鐫去堤岸而直為千橋亦守常
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
江之說以為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
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
然確為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
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濶十

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即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郟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郟氏自言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面勢既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廻其塗。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廻。可知古江之廣也。

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延檢司。又自新涇西南蒲滙塘入江。白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塲。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郟氏所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廼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爲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壍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瀕沙茭蘆之地。雖歲歲開濬。而支本不立。水

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代有○一遇家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

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夏鍾曰先生家安亭在松江上故能以其所見核其所聞如此正趙營平所謂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者也

歸震川集卷之七終